

蒼茫大地

苗
迎
吉
康
传
熹
秦
宗
贤
张
庆
田

I247.5

208

3

BK77105

大地茫茫

苗迎吉 张庆田
康传熹 秦宗贤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石家庄



A 555015

内容说明

小说《茫茫大地》，描写了冀东某农村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到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战胜地震灾害的严重破坏，排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斗争。反映了唐山、丰南地震、毛主席逝世、揪出“四人帮”等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山俊峰、梁爷爷等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艺术形象。语言流畅泼辣，有一定的生活气息。

封面设计：宋丕胜

苍 茫 大 地

苗迎吉 张庆田
康传熹 秦宗贤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78年6月第1版
197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统一书号 10086·428 定价 0.61元

第 一 章

燕山奔腾起伏，象一群烈马，向广阔的冀东平原驰骋。在这苍茫的大地上，罗列着无数村庄、城镇。远远望去，高山、大地、海洋、云天浑为一体，无边无际。

沧海变桑田，桑田变沧海，往事越千年。如今，也很难分清过去哪儿是山，哪儿是海，哪儿是田。一千七百多年前，不可一世的魏武帝曾经登临过的碣石山，不是早已沉没于海底了吗？虽然那种“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在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景象依然存在，但毕竟“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是一九七五年的秋末冬初。

在古长城脚下、渤海之滨的燕山区，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佳音，犹如强劲的东风，吹遍山岭、平原。本来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气势磅礴。走进燕山山麓，就看到秋风展开了万杆红旗，听到山区人民的欢声笑语，闻到谷物果子的醇香。真是“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好一幅人民群众改天换地的动人图画！

晨曦里，彩虹桥大队上工的钟声响了，社员们扛着工具纷纷涌出了村庄。野外，薄薄的淡青色的雾障被揭开了，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来，射出一片金光，煞时，照亮了山川，

照亮了沟底，山上山下，人欢水笑，车水马龙，好象一盘子好看的走马灯！

彩虹桥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纪震山特别忙，天不明，就有好几个人来找他商量大事。

他一开门，头一个跳进来的是燕春梅。这姑娘二十五六岁，高高的个儿，丰满的胸脯，欢眉大眼，齐耳短发，浑身扑腾着一股热劲头子。她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现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她手里拿着一卷画，走到当院，刷地打开，原来是一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规划图。她迫不及待地逼着纪震山表态：“大伯，快看，快拿主意！”

纪震山没有先看图，认真盯了一下姑娘的眼，疼爱地说：“春梅，又是一宿没睡！”

春梅说：“俺着急呀！快定下来，俺们好大马金刀地干起来！”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这是咱彩虹桥的大事。我看，得等咱们支书峻峰回来。”说着，接过图，仔细审阅了半晌，连连点头笑道：“画得好！今格你再去找找你德望大叔，认真听听他的意见。”

“找他？”春梅瞪大了一双乌黑的眼睛，“我不想再去碰那橡皮钉子。”

纪震山认真地把图卷起来，交给春梅，仰仰长满花白胡茬的宽厚下巴：“耐心些，去吧，去吧！”

春梅接过图，又带愁容地说：“今格他忙着给儿子娶媳妇……”

“唔，给小川娶媳妇！那是大喜的日子，你去找他，兴

许有个好结果。”纪震山扛起镐头和铁锹，急着到地里去。

春梅望着年过六旬的老支书，不由地问：“大伯，你急着去干啥？”

纪震山笑着反问：“你猜？”

春梅道：“我猜你在搞调查研究，下一个战役就在南山下，银泉河两岸打。”

“你算猜对了。要重新安排河山，就得先开膛破肚地查看个清。你是画在纸上，我是在地上画呀！”纪震山说着，情不自禁地从兜里取出几封信，又说：“峻峰捎来的这些信，你也看过了。昨天，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结束了，说不定今天峻峰就从北京回来。他三番两次的让我们做规划，我们做得怎么样呢？你急，我不急？”

春梅凝望着纪震山，这是她尊重的老人当中的一个。因为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党支部书记，虽然现在是副支书，人们还是习惯地叫他老支书。老支书人老心不老，革命意志坚强，斗志旺盛。自从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他就认准这条路，毫不含糊地带领社员学大寨。他经常对年青的党支部书记山峻峰说：“要想把咱彩虹桥建成大寨式的大队，就得拚命干，说一不二。”山峻峰没有辜负老支书的希望。老支书对他的评论是：“思想比我高，能力比我大，这接班人选得可心。”真就是，彩虹桥的革命生产一年比一年搞得扎实，年年双丰收。特别是今年，他们在农业学大寨的凯歌声中夺取了亩产九百余斤的好收成，给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山峻峰参加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是彩虹桥大队的光荣，也是老支书的光荣。老支书从广播里听了第一

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精神，收到了山峻峰从学大寨会议上寄来的信，哪里还坐得住？他召开了一次又一次支委会，学文件，谈体会，操持着制定更高的规划。脸熬瘦了，眼熬红了，胡子老长也顾不上刮了。春梅心疼老支书，想尽量帮老支书多做些工作。她包下了画规划图的任务，喜得老支书说：“闺女，你把彩虹桥画得越美俺越不嫌。”今格，春梅看老支书的心比自己还急切百倍，她由衷地感到：为彻底改变彩虹桥的面貌，为建成大寨式的大队，老人真是一颗红心，满腔热情，脚踏实地，拚死拚活地干嘛！望着，望着，春梅的心坎里泛起难以平静的波澜。她想，去找德望大叔，就是三棱钉子也要碰。她又想到自己尊敬的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山峻峰今天就要回来了，更觉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大伯，咱们怎么迎接出席大寨会议的代表呀？”

“用秋收种麦的大胜利迎呗，用咱制定的规划草案迎呗，晚上召开欢迎大会。”

燕春梅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纪震山说罢，大步朝地里走去。谁知，他头脚走，后脚有人紧追到地里。追他的这人是个小伙子，二十五六岁，个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腰里扎着一条皮带，很威武。他走着走着就飞跑起来，边跑边喊：“震山大伯！震山大伯！”因为嗓门大，南山上都响起了回音。

纪震山停下来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连长金大柱。等小伙子跑到跟前，老支书便问：“大柱，急火火的有啥事？”

“咱这规划到底咋定呀？我们民兵等着打硬仗呢！”小伙子急得直搓手。

纪震山望着小伙子，忍不住笑道：“你呀，肩膀头子上要不扛着个三百二百的就觉得没事干啦！”说着，一指这南山下，“我们计划在这儿搞大平原，完全实现耕作机械化！”

大柱马上一挽袖子，说：“这倒还算个硬仗。就定了吧？”

“峻峰就要回来了，等他回来再定。说不定他计划的比我们更周到更远大呢。”

纪震山对大柱和对山峻峰一样，是很喜欢的。他喜欢大柱那种在部队养成的闻风而动的作风，他喜欢大柱对党一片忠诚，对工作热心，对同志直率，他喜欢大柱吃苦耐劳埋头苦干的精神。他和培养山峻峰一样地下力培养大柱。大柱复员回乡，立即投入农业学大寨的战斗。无论是七战八叉峪，改造西沙河，还是修建小水库，都是首当其冲。彩虹桥的社员称山峻峰是铁支书，称金大柱是铁连长。他们都是工地上的“铁人”。如今，金大柱听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消息的广播，从报纸上看了华国锋同志的报告，只觉得浑身长劲，他认为，对于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来说，小干不行，中干也不行，必须大干了还要大干。

纪震山望着金大柱，心想，他也是支委，现在，只有使每个支委思想上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念，才能更好地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使彩虹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既扎实又迅速地向前发展。他想检查一下金大柱的工作，就说：“大柱！我问你，民兵的学习是怎么搞的？”

“每逢星期二、四、六晚上学华国锋同志的报告。”

“你们的炸药工厂造出了多少土炸药？”

金大柱道：“炸药可造出老鼻子了！”

纪震山一指南山，说：“我们要造大平原，光用石头恐怕就得削走半个山，你那‘老鼻子’的炸药是不是够用？”

“比我们改造八叉峪，修水库准备的炸药还多。”

“我们这一次的工程计划，要顶那些工程的三四倍。”

说着，老支书用镐在一块小坎地上刨起土来。金大柱不知为什么，只是愣着看。老支书刨几镐，说：“你看，这地里的土只有八寸厚。这么薄的土层你说我们能不能大幅度增产？”

金大柱一瞅，再下面就是当当响的石板。他明白了，这样的田都在重新改建之列。

纪震山又把金大柱引到一块低洼地。为了保护这些小地块不受冲击，垒着一些不规格的石堰。老支书又引他看了好多处他抓的“典型”。他通过这些“典型”，指出南山下、银泉河两岸的坎坷地的致命弱点。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地块的现状，农业大上，大幅度增产是不可能的。最后，老支书又一口气爬上南山，俯瞰着脚下的山山水水。

这彩虹桥是冀东半山区的一个大村庄，四百多户人家，参差不齐地座落在金梁山下银泉河两岸的坎坎上。村子东西着长，南北着短。北山、南山和东山环绕在村子周围。山上有层层梯田。山下银泉河两岸是滩地。银泉河由西向东流着，从东山南山之间的豁口里挤出去。河的上游，十几里以外，又是连绵不断的燕山山脉。金梁山和西边那些山中间并列着一条南北铁路和柏油公路。彩虹桥既不是铁路桥也不是公路桥，而是村中横跨银泉河上的古老的石桥。这座桥的结构，宛如赵州的大石桥。虽没有那么宏伟，却也很可观。相

传，这是鲁班的妹妹来这儿修建的。桥栏杆上的装饰，别具一格，就象一个女孩子绣的花一样。这座古老的建筑，优美的传说，给村庄增加了色彩。它横跨在银泉河上，犹如一条飞虹。彩虹桥的村名便由此而得。

此时，映入老支书和金大柱眼帘的景色万千。满山的松柏依然墨绿，金梁山的三座峰峦象戴着绿色军帽的战士，威武威武。山腰里，苹果、梨、沙果等果树的叶子有的变黄了，有的变红了，象黄的云，红的霞，和此刻东山顶上冒出的朝霞一样美。果子大半收了，一群男女社员，在为果树的躯干涂白。在那果木组的红房子前排列着垛垛果筐。县果品公司、外贸公司的汽车一早就开到那儿装车啦。再看山腰的层层梯田里，尽是碧绿的麦苗，犹如又给山峰缠上了一条绿带，使它更加年轻起来。银泉河两岸的坎坎地虽然参差错落，很不整齐。但是，勤劳的社员依然从这些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银泉河哗啦啦唱着丰收的赞歌。彩虹桥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老支书情趣横生地望望这儿，望望那儿，忽然对金大柱说：“大柱子，你说咱们大队变化大不大？”

金大柱道：“咋不大？！我记得，小时候，山象秃子头，地是乱石滩。那时候，俺还不懂事，见你领着一些人在山上修梯田，在河滩地里往外捡石头蛋子，觉得挺新鲜，还提着篮子帮你们捡呢。妈夸我，你也夸我。现在想起来，那会子真难呀！”

“创业难。”纪震山深沉地说：“难就难在有阻力。土改、合作化运动是这样，我想，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

也会有激烈的斗争，我们首先要从思想上做好斗争的准备。”

老支书的话引起了金大柱的深思。是啊，自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来，村子里的反映是多种多样的。广大干部和社员，激动得捧着华国锋同志的报告一遍又一遍读。他们坚决表示，拿出当年搞土改闹合作化的劲头，普及大寨县。他们都是三番五次向党支部提出要求，一句话，定大计划，扎扎实实地大干。但是，金大柱也看到有一些干部不积极，开会就说一些不冷不热的话；有的社员也显得冷淡。这几天，谣言也冒出来了，不是有人说再大干就把人累死了吗？不是有人说山峻峰为了争模范如何如何吗？他想了一阵，说：

“大伯，你说得是，围绕我们的规划说不定就会出现一场大斗争。”

“所以说，我们现在首要的是做好打大仗的准备。仓促上阵就会吃大亏，闹不好会失败。”

金大柱此时越发盼着山峻峰快回来。他斗志昂扬地说：

“是，大伯，我们要做好打大仗的一切准备，迎接峻峰的胜利归来。”

这时，坎地上的棉田里传来一群妇女的说笑声。纪震山一看，原来是他老伴和苦妮她们摘完了棉花，一边打包一边争论啥呢。说话象打机关枪的是大柱他妈，拍着手笑的是顾强媳妇。他凑过去，说：“你们吵啥，半里地都能听见？”

苦妮婶笑道：“俺们几个正议论大事！大伙又高兴又担心，提了不少意见哩。”

“啥意见？”震山大伯认真地问。

震山大娘说：“快整风，整整你们脑子里的虫虫！”

“啥虫虫？”

“哎呀，你们还不觉呀！”震山大娘对老伴简直是不客气了，“定个规划，你看你们这个磨蹭劲，听说还有摇头的晃脑的？……”

“还有怕烧着怕烫着的呢！”大柱妈插上一句。

顺强媳妇也饶上一句：“还有怕大千的呢！”

苦妮婶又笑着说：“你听听，尖锐不尖锐？”

纪震山连连打着手势说：“该整该整。”

说起来，这几位妇女可真是彩虹桥了不起的人物。

且说震山大娘，六十大几岁，一点也不服老。办社那年，为了度过春荒，男人们都进山砍柴打草去啦，她拉上苦妮和大柱他妈人拉耢子人拉犁，硬是把地耩上啦。富裕中农董万福曾笑话她们，说走了嘴：“骡子能下驹，我把嘴缝死。”事后，震山大娘拽住他，非要给他把嘴缝上。吓得董万福连叫嫂子求饶。前二年，大战八叉峪，满头银发的震山大娘又上了阵，背石头背土，董万福没敢再吱声。再说大柱他妈，大跃进那年也就二十七八岁。修水库，凿灌渠，一翅子上这里，一翅子上那里，那光闪闪的金框奖状就抱回好几块。如今，还是那股上山能擒虎，下海能逮龙的劲头，哪项大工程少不了她。苦妮四十七八岁，也是一位泼泼辣辣的妇女，不过和震山大娘大柱他妈比较，显得更有心劲，这大半与她当了多年干部有关系吧。长年累月，她为革命为集体奔忙，为妇女们的进步操心，为团结广大妇女一道学大寨确实费了心血。她对阶级姐妹象春天一般温暖，谁家有啥解不开的疙瘩常常请她。她正直、大公无私、敢于斗争，地主婆“蜜罐

子”一见她就提心吊胆变毛变色。

实在，象她三位这样的妇女，老支书是起心眼里赞扬，巴不得请她们多献计献策。老支书一边帮她们打棉花包，一边说：“你们有啥好建议快说，俺忒愿听。”

妇女们正象放机关枪一样讲着讲着，忽然村子里咚！咚！响开了“二起脚”。显然，这是大队长陈德望的儿子小川娶亲要出发了。

第二章

蓝湛湛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白云倒映在银泉河里，象浮动着鹅群。彩虹桥充满了节日的气氛。石栏杆上张贴着五颜六色的标语：热烈庆祝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热烈欢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代表光荣归来！红旗迎风哗啦啦飘，大喇叭播放着学大寨的歌曲。在彩虹桥附近的坎地和山田里，一群群、一伙伙社员，摘棉的，浇麦的，送肥的，还有打井修梯田的，处处热火朝天。

彩虹桥的桥面被打扫得格外洁净。孩子们聚集在桥上，分成若干伙，唱着、跳着、追逐着。有的男孩爬上桥栏墙，搂着那张着大嘴的石狮子，向远处张望着。

这当儿，从北岸街上走来三位妇女，边走边说，浑身都打扮得那么整齐新鲜。她们快步奔上桥头，蹑着脚尖往大路远处眺望。

大路上行人车辆络绎不绝，唯独不见披红挂彩的拖拉

机。五十多岁的老婶子看得眼都酸疼了，不由得闭上眼休息一小会儿。

“德望婶，又来了一辆，你看是不是？”那个四十多岁的娘们儿故弄玄虚地说。

“是个屁！”年轻媳妇把胳膊一甩，对那个虚虚假假的娘们儿表示愤慨了。

“天都晌午歪了，咋还不来呢？”德望婶叹了口气，她担心出了什么意外。

“来那么早有什么用！如今的闺女都鬼了，磨婆婆的性呢。”四十多岁的娘们儿话中带话，也斜了德望婶一眼。

“磨吧，磨吧！”德望婶大概是想起了为娶这房儿媳妇所遭的周折。她依着石桥栏墙，噤着嘴，懒得再向大路巴望了。

这德望婶本名董桂娥，是大队长陈德望的老婆，本村外号叫“董大能”的富裕中农董万福的妹妹。那个四十多岁的娘们儿叫羊丽娟，她男人叫胡兆通，在本大队副业上当外跑。这女人好吃懒做，每天，队长不喊三遍不出工。出工也是挑肥拣瘦。那年轻媳妇叫聂润兰，高中毕业，还是个共青团员，就是眼皮高，见什么爱撇嘴。

这三个人今天咋碰到一起了呢？原来，董桂娥的二小子陈小川今天耍娶亲，她怕新媳妇眼高，瞧不起山里人，特地找了聂润兰接媳妇，当女陪客；又怕照应媳妇娘家人不周到，让人家挑理，特地请来能说会道的羊丽娟。

可是，一等不来，二等还不来。孩子们失去了兴趣，玩耍得不那么热烈了。三位妇女向大路望了最后失望的一眼；

怏怏不乐地往家走了。

在东西街路北，有一座新修起的院落，一溜四间座北朝南的红顶瓦房。底半截是方石砌的，上半截是青一色的砖砌的，明净的玻璃窗上贴着新剪的窗花，那是董桂娥精心制作的。

此刻，五十四岁的陈德望正在这所院子里亲手布置结婚典礼的会场。他把小学生从学校搬来的凳子安排得整整齐齐，擦擦脸上的汗，细小精明的眼睛流露着发自内心的欣慰。“又了卸了一桩心事，今后干工作就不分心了。真影响工作呀！”

陈德望怀着满意的心情踏出大门，看看接亲的拖拉机到了门前没有。迎头，碰上三张怏怏不快的脸。

“怎么，还没来？”他奇怪地问。

“你问谁呢？”董桂娥那脸一下子耷拉得能滴下水来。羊丽娟说着宽心话：“大哥，甭急，跑不掉，飞不了。”

“是不是拖拉机在道上出故障了？”陈德望遇事不象老婆那么慌张，分析地说。

“偏偏这时候出故障？”董桂娥根本不信。因为出发前，拖拉机手特别做了检查，“你就不会打发个人去看看！”

陈德望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说：“我去打个电话问问。”

大队办公室里，此刻比办喜事的陈德望家要热闹得多。以燕春梅为首的一班姑娘们就构成了一台戏。她们当中，有大队党支部书记山峻峰的妹妹山秀泉，有赤脚医生金社花，有第十生产队队长沙翠枝，还有插队知识青年叶锦华和本村刚出校门的马红红。另外，还有十几个小伙子呢！他们这些

青年团员和积极分子，在团支部书记燕春梅的倡导下，利用中午休息的两个钟头，对农业学大寨远景规划图正进行热烈的讨论呢。

陈德望的突然出现使青年们大为惊喜。燕春梅想，大半是新媳妇进了门，德望大叔腾出手来看规划图来了。她笑盈盈地招手说：“陈大叔，你来得正好！”

“对，让德望大叔给参谋参谋！”

陈德望尽管心里有事，脸上还是平静的。他心不在焉地扫了一眼，说：“挺好，你们接着讨论吧！”说罢，返身就走。他知道，在这乱轰轰的场合，电话是没法打的。只好走出大队部，想另外的办法去了。

就在他走出大队部不远，急骤的电话铃猛响起来。接电话的是民兵连长金大柱。那嗓门象打雷一样，一下子就把往回走的陈德望惊呆了。不用什么人请，他悄悄回来，想听个仔细。

电话是拖拉机手孙满仓打来的，意思是女方变了卦，坚决不让娶。山峻峰从北京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走到这村，恰巧碰上了，正在进行调解。

燕春梅看已到了上工时间，故意跟金大柱说：“你说怎么办吧，不然，我宣布各自回队下地了。”

金大柱笑着说：“怎么办？还能抢新娘吗？”

金社花显出漠不关心地说：“管他呢，啥大事。山支书回来了，咱们迎接去要紧！”

沙翠枝说：“峻峰是扎实人，他不让敲锣打鼓的送呀，迎的。”

“那咱晚上开个欢迎会。”金社花又说。

燕春梅道：“那倒可以。”

这时的陈德望，怀着一种难言的羞愧。事情清楚了，果真是娶不来啦。他脸色铁青，往家走着，碰上人都不说话。一进门，老婆董桂娥问他，他悄悄把老婆叫到一边，告诉了她这意外情况。董桂娥也是干瞪眼没办法。两口子商量定，还是得请这桩婚事的介绍人胡兆通出马。

岂不知，耳朵挺尖的羊丽娟在偷听到这消息之后，顾不得吃董桂娥家的大炖肉啦，早跑到家去向丈夫下了通牒：“快，快躲到套屋里！”

刚刚从外地跑业务归来不过两三天的胡兆通，正半仰在被窝卷上，抽着大前门香烟，做着一番美梦呢。见老婆兔子似地窜进屋里这样大惊小怪，不由瞪起了金鱼眼睛：“你，你这是干啥，疯啦？”

羊丽娟来不及把原委告诉他，把他拉向套间，“卡”地锁上了门。

这时，陈德望迈着大步进院了，用粗重的嗓门喊：“兆通！兆通在不在？”

羊丽娟笑迎出屋来，亲热地叫着大哥，拿出那种贱腔贱调的语气来说：“快屋来吧！他不在家。”

陈德望一时失望了，说：“你能不能去找找他。”

对于大队长的指示，一向好巴结干部的羊丽娟是唯命是从的，她也正想借此把大队长支走，痛快地说：“大哥，你家去等着吧，我找见他让他马上去。”

陈德望走了以后，羊丽娟把胡兆通放出来，跟他讲了“意外情况”。